

SHEN BIN

上海书城，治愈一代人

作为哲学系毕业生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哪一天书店里面的中国哲学的书会被抢光，外国哲学的书会被抢光，甚至周易的书也能被抢光。这一幕就出现在上海书城。

10月23日我去上海书城轧闹猛，这时距离书店12月12日闭门装修还有1个多月时间，想不到，去的时间已经很有“落市感”了。书店一层、两层，人挤人，本不宽阔的两列自动扶梯上都是人，越是往上走，书架越显得空荡，哲学、史学、法学的书已被大面积清空。外语书更几乎搬家式的干净，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日语的辞书卖光了，只剩下几本白俄罗斯语、保加利亚语的书还顽强守在书架。

发朋友圈之后，很多外地的朋友觉得新奇：上海人是这么喜欢看书的吗？

其实，这里头也有打折因素，一律六折，会员五折，不香吗？但，哪怕是这个折扣，也只是将将和网上书店打个平手。大家到上海书城，更多不是购书，

而是向自己的青春岁月告别，向知识致敬。

福州路于我——相信对于很多人也是一样——是神仙般的地方所在，一条街上书店从头到尾，目不暇接。特别是1998年落成的上海书城，从一楼逛到五楼，那就是老鼠掉进米缸里的快感。穷学生们白蹭一天的书，那就是巨大的精神享受。每每寒暑假，这里满坑满谷的学生，席地而坐，紧贴着电动扶梯边的台阶而坐，坐到消防铁皮箱上。上海书城开业23年，那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长，无数人的青春故事在这里发生。

上海人是低调的，说不出“上海书城就是海上文化乳房”这样的肉麻话，但是，还是忍不住低调地在书店闭店之前，扫码打卡，买两本书，在扉页上记下一笔，发一个朋友圈。

23年了，上海书城的确是老了，不经意间，

墙显得灰了，书架、书柜的边边角角起撬、掉漆了，这是保洁员弄不干净的，就像中年人前额的皱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来的，长出来便掩盖不掉了。营业23岁的上海书城，散发着一一种老旧气息。

更严重的问题是来自网购的冲击，时代悄然切换赛道。过去，上海书城作为旗舰店，追求大而全，品类丰富，包罗万象。因为书的品类（SKU）实在是太多，需求高度分化，和一般大规模生产的快消品没有可比性，导致图书的物流管理、库存管理成本畸高，书店再大也大不过天猫、当当，而且在手机搜索、下单书籍更方便。

但是，书店——特别是线下地标性书店的功能并不能被取代。在这里邂逅美好，被莫名打动，遇见书里的智者。

上海书店是都市的会客厅，海量流量的制造源，可能书店是亏本的，但是整条街都是受益者，这就是书店的魅力。举个反面的例子，南京路上那只最大的新华书店变身为一栋现

代的商厦之后，我便失去了逛南京路的理由。

俗话说“买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”，我们买来的书，注定是读不完的。有朋友笑言，你不要以为买书不读就是浪费，你至少养活了作者、策划、编辑、出版社还有线下实体书店，广种福田，呵护智慧种子。我们向书店告别，也是一种感谢和感恩，哪怕我们现在手机上瘾，哪怕我们一年也翻不了几本书，哪怕买到家里的书，有的塑封还没有拆去……但是，依然要感谢书店给我们带来的美好。

每个读书人都希望在书店里得到治愈，但是书店本身也需要治愈，23年的上海书城需要重新装修，改变经营赛道。彼时，书店里也许有更多的咖啡、文创、沙龙，不复现在的模样，可能也会有人刻薄“书店成了咖啡馆”，但是，书店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。📖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每个读书人都希望在书店里得到治愈，但是书店本身也需要治愈。